【創治】tshòng-tī

對應華語	捉弄、欺負
用例	創治人、毋通共人創治
民眾建議	捉欺
用字解析	臺灣閩南語裡的「創」字有第一調和第三調兩讀,第一調 tshong 是受傷之義,例如:「創傷」。第三調有「開始」、「做」、「捉弄」等義,例如:「創造 tshòng-tsō」、「創予好勢 tshòng hōo hó-sè(做好」、「創治 tshòng-tī(作弄)」。這些音義和古今漢語大抵相類。漢語的「創」也有平去兩聲調,分別相當於台語的的一、三調,其語義也分別相同;只有臺灣閩南語「創治」這一個語詞,不是漢語所有。 如果進一步考察,我們可以在漢語「創」字的一些文獻中找到更好的線索來理解「創」和「創治」的關係。《說文解字・刃部》:「孙,傷也。从刃从一。創,刃或从倉。」段玉裁注:「从刀倉聲也。凡刀及創瘍字皆作此,俗變做別、作瘡。多用創為下分的本義是「受傷」、從漢字的結構和使用歷史來看,「創」(本或作「創」)字的本義是「受傷」、說文・井部》:「斯,造法韧業也。从井刃聲。讀若創。」這個來自「那」義的「創」,本來有「製作」創造」義,和「作」(由「作」孳乳為「作」)字的詞義發展相同,都有由「初始、發生、創造」發展到「製作」的詞義,因此才有「創作」這個同義並列結構的語詞。也因此再由「製作」分別發展出漢語的「作弄」,發展出臺灣閩南語的「創治」。由此可見「創治」的「創」是有本有源、辛義是「治理」,後來由引申為「修理」「修改」,《資治通鑑・陳紀八》:「文意百端,不加治點。」引申為「修改」,《資治通鑑・陳紀八》:「文意百端,不加治點。」引申為「修改」,《資治通鑑・陳紀八》:「文意百端,不加治點。」引申為「修改」,《資治通鑑・陳紀八》:「文意百端,不有引申為「修理」「修改」,「對付」之義。「創治」,方為正為當所不可見,可見治」,不義是「創治」,方為正為當所不可見,可能是尚未深入探索「創治」古今音義而生造出來的。何況,「捉」「欺」」如當一樣實質兩語音讀,和「創」「治」都不相同,也沒有任何時空演變的可能;其相當的《廣韻》反

切(「捉,側角切。」、「欺,去其切。」)和「創」、「治」的音讀也相差甚遠。因此,這個建議並不妥當。

【四界】sì-kè/sì-kuè/sì-kerè

對應華語	到處、處處
用例	四界踅、四界行、四界去
民眾建議	四廓、四下、四處
用字解析	臺灣閩南語表示「到處」、「處處」的意思說成 sì-kè(偏漳腔或通行腔),sì-kuè(新泉腔),sì-kerè(老泉腔),俗作「四界」。「四界」通常用來修飾動詞,如:「四界行 sì-kè kiânn」(到處走走)、「四界走 sì-kè tsáu(到處跑)、「四界踅 sì-kè seh」(到處溜達)、「四界走 sì-kè khì」(到各處遊走),也可以充當主語或調語,例如:「四界擴是人 sì-kè lóng sī lâng」(到處都是人)、「台灣水果滿四界。Tâi-uân tsuí-kó muá sì-kè.」(台灣到處都是水果)。用「滿四界」形容人、物之多。 洪惟仁教授認為 sì-kè 的本字是「世界」,今北京話「到處」說「一世界」,電視劇「大宅門」有這樣的對話「一世界都找不到人」(到處找不到人),臺灣閩南語「四界」的語義用法如出一轍。宋孝才編《北京話語詞匯釋》(北京語言學院,1987)也收「一世界」詞條,注例云:「到處、處處。例:這幾個人吃了一世界瓜子儿皮子。」亦可為證。因此,「四界」中的「四」只是借音字。 有民眾提出「四界」改成「四廓」,認為「四廓」指「城牆四周」,才有「到處、處處」之意涵,按「廓」為入聲字當作 kok 及 keh (偏廈)/kerh (偏泉)/kueh (偏漳)兩讀,與「界」(kè/kuè/kerè)雖然音近,舒促有別,未必同源。且「四界」一詞有習用基礎,實無改作「廓」之必要。



本著作係採用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禁止改作」 2.5 臺灣版授權條款釋出。創用CC詳細內容請見:
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nd/2.5/tw/